

进城不易出城也难

顿涅茨克成了欧洲新“孤岛”

激烈的战斗可能已经暂时停止了,但此时此刻的顿涅茨克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显得与世隔绝。那些希望进入和离开这个城市的人都需要拥有很难搞到手的特殊通行证。在这个时候,食物和其他物资只能像涓涓细流一样输入这个大都市。

现代快报记者 潘文军 编译



等候进入顿涅茨克的车辆在公路上排起长龙

进城

关卡难过 通行证难拿

边界的存在会增加居民的麻烦,至少在欧洲是这样。卡车司机叶夫根尼直到最近才意识到这一点。乌克兰政府和东部民间武装的冲突导致了很多新的边界诞生,虽然不少边界已经无人看守,但想要越过边界的人时不时会碰到“惊喜”。叶夫根尼说:“如果你在穿越边界时碰到卫兵,你可能需要等上五个小时。但我不知道这个边界关卡的情况。”

叶夫根尼所指的边界关卡是一个战时要塞,原来是一个检查站,位于库拉霍韦后面。旅客到了这里,必须出示证明,打开汽车后备箱,并且接受警卫的搜身,以防他们携带武器。沿着路往下走500米,就会看见混凝土工事、路障和反坦克障碍,还有标语命令旅客关掉大灯,立即把车停在那里。接着就会有扎着头巾的士兵出现,他们手里都拿着AK-47突击步枪。

路的两边都是农田。看上去就像棕色土壤上的特大防波堤,上面覆盖了一层脏兮兮的雪。坦克和大炮趴在土堆上,炮筒子则伸到前面的小土堆上,还冒出阵阵黑烟。再往前走,一辆挖掘机正在挖一条沟槽里的混凝土。

离这里一公里远,就是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乌克兰政府则将其看成是被恐怖分子占据的地区。乌克兰军

队驻扎在库拉霍韦。两地之间,是一条连接扎波里日亚和顿涅茨克的道路,至少交通还是通行的。叶夫根尼的卡车现在就停在这条路上,他的车里有炉灶和电视,驾驶室里散发着咖啡的味道。“你可能认为这种感觉很惬意,但如果你已经在这里呆了三天,而且不知道车子何时才能开动,你就不不会感到惬意了。”叶夫根尼抱怨道。

大货车、小货车、长途客车、出租车……车队排起的长龙看上去没有尽头,长龙的中间,全是像叶夫根尼开的那种绿白相间的小卡车,那是一种俄制载重1.5吨的瞪羚小货车。

叶夫根尼为顿涅茨克的一位商人运货,此外他还会从120公里之外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向顿涅茨克的商店捎回一些罐头、番茄酱、炼乳和调料之类的货物,马里乌波尔很可能是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下一个攻击的目标。离开马里乌波尔之后,叶夫根尼已经通过了6个关卡,但现在他的旅途在库拉霍韦附近停滞了,这里离他的目的地只剩下40公里。

对于这场冲突应该归罪于乌克兰政府还是东部民间武装,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你的观点如何,都改变不了顿涅茨克像曾经的西柏林一样与世隔绝的事实。即使在 its 东部不远的处的乌俄边界,也没有任何物资被允

许通过。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现在控制着边界,他们只允许一些援助物资通过。在顿涅茨克,牛奶和蔬菜变得越来越稀缺,而乌克兰政府也几乎封锁了整个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最近一段时间,任何想要在交战双方之间穿行的人都必须出示“propusk”,那是一张小小的、印有大写“B”的白色通行证。乌克兰政府军和东部民间武装之间已经划了停火线,印有大写“B”的“propusk”表示可以在“B区”穿行。自今年1月以来,没有“propusk”就无法通行,但问题是这东东西太难搞了。

目前,想要得到一张“propusk”,起码要等上两个星期到四个星期,印发“propusk”的地点位于顿涅茨克以西90公里处的维利卡·诺沃斯尔卡村。但问题是,对于那些想要得到“propusk”的人来说,如果他们没有“propusk”,根本就无法从顿涅茨克到维利卡·诺沃斯尔卡进行申请。所以,整个顿涅茨克的人都被困在城里了。

即使在冷战期间的柏林,这个问题也被很好地解决了。西柏林的人只要在西柏林就可以得到东柏林发出的通行证,让他们可以越过柏林墙,到东柏林探亲访友。这是冷战期间一个友好的姿态。

“这真是一场荒谬剧。”叶夫根尼说。另一位司机则把这种情况称作卡夫卡式境遇,他说:“试想一下,顿涅茨克的人只能把他们的申请文件交给乌克兰政府军士兵,希望这些文件能被顺顺当当地送到维利卡·诺沃斯尔卡村。两个星期后,他们会回到士兵那里,站在冰天雪地里等着领取他们的‘propusk’。”



叶夫根尼无奈地坐在卡车上

城里

到处都是征兵广告

“当然,那家公司没有许可证。”叶夫根尼说,“上周,我们在这里等了6天。然后我们给了一名警官1000格里夫纳。1000格里夫纳大约只值35欧元,在这里,却抵得上一个月的退休金。那名警官带着我们从一些村子里穿行到了顿涅茨克,那里没有检查站。”但现在,这些漏洞都已经被堵死,连官方控制的人口都被关闭了。不管是谁,不管拥有什么样的通行证,都无法在这个冬天穿越分界线。

位于检查站东侧的顿涅茨克似乎已经恢复了和平,是2月15日开始执行的脆弱的停火协议生效了。城里的工人正在清扫街道,损坏的建筑物正在修理,连大学都开放了。但遭到真正蹂躏的城市似乎已经失去了道德轴承,过去三天内,报纸报道的谋杀案就有18起。

新领导人的支持者聚集在列宁广场,打出旗帜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画像,画像上写着“胜利是我们的”。

“共和国第一频道”播放着有关战事的影像,屏幕底部则滚动播出招募广告:特务营正在招募坦克驾驶员和医护人员,有意者请拨打下列电话号码找“娜塔莎”。类似的招募

工作也在街道中进行着。一张海报画着AK-47突击步枪和瞄准镜,以及“顿涅茨克人民军”的电话号码,海报上还写着:我在等待我的英雄。属于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的一份报纸写道,在我们取得军事胜利之后,我们在明斯克又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我们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独立国家。

炮声已经很少听到,但几乎没有人冒险上街,尤其是在夜间。“晚上6点后,伏特加、葡萄酒和香槟都会以6折出售。”普希金大道上的广告栏里贴着这样的广告。但即使到了晚上6点以后,那里的餐厅也是空空如也。类似的情况出现在阿尔乔姆街,那里的一家皮草店承诺为“人民军”士兵的妻子提供20%的折扣。

另外一些企业缺乏的是产品而不是顾客。连阿司匹林都被禁止运往东部民间武装控制的地区,更不用说癌症诊所所需要的止痛药和瘾君子们在戒毒所需要的美沙酮了。“我要么参加‘人民军’,要么只有上吊。”一个依靠美沙酮进行了4年戒毒疗程的年轻人说道,“我与那些家伙进行了‘战斗’,如果我战死,我就不会被当成一个吸毒者,而是被当成一个保卫祖国的英雄安葬。”

出城

没有通行证只能靠贿赂

进顿涅茨克难,出顿涅茨克同样很难。那些想要逃走的人都集中在城南的客运站。很多老年妇女捧着纸杯静静地站在那里讨钱,一个男人在垃圾桶里翻寻着有用的东西。人们一字排开站在信息亭旁边,支付2.6格里夫纳换取有用的信息。为了避免口舌,信息亭外贴着一张字条: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获得一张“propusk”!

客运站有21个候车站台。那些目的地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线路都无人问津,而开往马里乌波尔、斯拉维扬斯克和工业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等地方的车则是人满为患。司机只允许持有“B类propusk”的乘客上车。

在4站台,一辆印度产的塔塔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准备出发。当乘客纷纷上车时,一名年轻女子对司机说,她没有“propusk”,但她母亲在克拉马托尔斯克生病住院了,问司机能不能带她去克拉马托尔斯克。“没有通行证我不能带你去!”司机回答说,“但他们不会给我通行证的。”女人绝望地说道。

另一名女乘客则比较成功。她请司机回头时帮她把一名亲戚偷偷带到顿涅茨克。司机“好好”了两声,然后女乘客

递了一包“总统”牌香烟给他。“里面有多少?”司机问。“200。”女乘客答道。司机打开了香烟,从里面拿出4张50美元的钞票。“好!”司机第三次说道,不过这一次,他的声音动听了。虽然战争切断了顿涅茨克和外面的联系,但只要有钱,还是能够找到突破封锁的方式。



3月初,乌军装甲车在离顿涅茨克不远的地方活动

坐在安检口卡车里的叶夫根尼当然熟悉这些方法。在一个处于经济灾难边缘的国家,拿枪的士兵们怎么可能不收受贿赂?“你只要去检查站找出一个面相和善的人,”叶夫根尼说,“然后就可以开始搭讪了。”这位退休的将军说。



顿涅茨克机场已被完全摧毁



顿涅茨克物资紧缺,两名女子等候顾客上门,购买她们摊位上的日用品



两名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分子在顿涅茨克东北部不远的村子里侦察

民心

有人怪乌克兰政府 有人怪民间武装

一辆满载食物给养的卡车想要通过前线的关卡,司机需要付出多少钱的贿赂?前一段时间的行情是10000格里夫纳,但最近已经上涨到20000格里夫纳——相当于一名士兵五到六个月的薪水。

这还不是全部。在前线的另一边,“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武装人员同样要从过路车身上“抽税”。他们没有固定的价格,但经常会将过路车油箱里三分之二的汽油抽走。叶夫根尼说,即使是最富有的商人也无法长期承担这样的盘剥,当地柴油价格自2月初以来几乎翻了一番。

“我的一生几乎都在顿涅茨克度过。我不认为亚努科维奇有什么不好。他当政时,我们得到了公寓,生活还在轨道之中。”在将顿涅茨克现在的领导人和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进行比较时,叶夫根尼气不打一处来,“现在,我有一处小房子,我妻子在里面等着我。我们16岁的女儿在扎波里日亚读书,顿涅茨克已经没有前途了。”

叶夫根尼说,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谁在掌管着“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他们直到最近才露面。“现在他们人手一把AK-47突击步枪,他们表现得像我们的新主人一样,我没有投票支持独立。”说完这句话,叶夫根尼爬进了他的睡袋。他将在这条欧洲最新的“边界”又呆上一个晚上,也许是两个或者三个。

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人,现在都遇到了钱的问题。当等候在边界上的叶夫根尼咒骂着东部民间武装时,在顿涅茨克客运站的费多尔·伊利申科正持着相反的意见。他手里拿着一封寄给基辅区级法院的信,信的内容是投诉乌克兰总理阿尔谢尼·亚采纽克。伊利申科说,正是由于亚采纽克决定对“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进行封锁,顿涅茨克的居民才承受了如此巨大的痛苦。

“这是一个犯罪的决定。亚采纽克心眼太小,而且像软木塞一样笨。他声称我们不再享有任何权利,仅仅因为我们生活在‘被占领土’上。”伊利申科继续抱怨道。

70岁的伊利申科个子不高,脾气很好,他曾经是苏联远东地区的空军将军,在中东“6日战争”时曾与埃及军队并肩和以色列作战。现在,他是乌东部民间武装的军事顾问。他已经不再领取乌克兰政府的退休金,因为基辅已经停止向“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控制地区的一切资金投入。

我在乌克兰国家银行的账户里有70000格里夫纳,这些钱是我的退休金,但我拿不到,因为顿涅茨克已经没有银行了。“他们承诺会把这笔钱给我,但我必须去乌克兰的银行领取,可是现在,我根本出不了顿涅茨克。”

顿涅茨克政府最近给了她1000格里夫纳的紧急援助款,他说自己立即用其中一半购买了食品。现在,他正站在客运站,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面装的是药品。

结局也不再运作了,这就是为什么伊利申科跑到客运站找人帮他投诉信捎到马里乌波尔的原因。他有一个朋友在马里乌波尔,可以帮他把信传递到正确的地方。他问了一群妇女,其中有一人同意帮忙。老人把信密封后交给了她,并给了她25格里夫纳的酬劳。“现在的状况很难改变,但我们必须起来抗争。”这位退休的将军说。